

叢書  
中國方志

華北  
地方

171

河北省

新河縣志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七一號

據  
民國十  
八年  
倫敦  
等纂  
印修  
本影  
印

河 北 省

新  
河  
縣  
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收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靖、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未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 新河縣志叙

依收到先後爲序

作縣志之法能兼得今世歷史地理二學科之所長乃得爲善志蓋纂難矣惟其爲歷史學科也故必博訪遺事廣儲史材自古地志水經及近世一統志省志府州志以至本縣歷修舊志與夫鎮集之小志山水之遊記皆必羅致以備甄采其次爲一縣事蹟人物見於正史別史雜史與夫雜記叢鈔者亦必采錄儲備而其尤要者爲本縣先哲之著述及故家大族之譜牒祠廟冢墓之碑誌一邑文化故實必於是乎徵故必家求戶訪以觀其實存覽海內外藏書之目以考其遺逸而又博咨期艾旁采歌謠文獻足徵斯無憾事惟其爲地理學科也故必實測幅員之修廣山川之崇深氣候之寒燠地質之新故土壤之高下肥瘠物產之盈虛消長戶口之疏密職業之精竊他若政治經濟風俗文化之實況皆應攷察精密統計真確蓋一縱一橫經緯萬端合公私財力方克蕙功斷非一手足之烈所能奏績也若非先爲二者之備徒欲廣張類例敷陳條目夷攷其內必空無所有奚足貴哉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生傅君振倫私淑章學誠方志之學有年頗多心得而又明於歷史地理二學科之條貫嘗有著述以發其凡近修新河縣志告成徵序於余余讀其目凡正編二十五卷首末又各一卷有圖有表有攷有紀有傳綱舉目張今古兼陳新舊靡遺余雖未讀其全書不知其內若何然傅君之才學足以勝

任而無嫌可斷言也至於文獻之難徵攷察之不備當今中國無論何縣恐皆難免蓋非一人所得負其責矣吾爲此懼特陳其易知而難行者於此以備海內修志之士有所鑑焉

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十二月五日海鹽朱希祖



傳君維本，從予治學於北京大學，前後殆垂三年之久，自慚淺薄，無所增益，然深知維本費力於學史，既專且勤，攷訂一事，旁搜博采，務窮本源，每樹一義，恒堅卓不移，蓋條理精密，不爲誇詞，新知叔見，亦隨之以發露無遺，此通人之所貴，亦足以楷式時流者也。維本尤善讀劉知幾之書，條分縷析，爲劄記累數十萬言，既已卒業，遂有志於撰述，以家世新河縣志缺略，乃受邦人父母之託，從事採訪編纂，始於十六年八月，迄十八年五月而成書，爲卷二十有六，爲類十八，爲目七十六，類例起訖，予頗參預之，以不背成規，而能兼賅新事爲主，予維方志之作，盛於後世，薈萃人物地理而爲一書，小之可懸爲一縣之典則，大之可備作史者之採摭，官書枉飾亦可印證而得其真，以至人事變遷，生計盈虛，皆可於此覘之，自章學誠費畢生精力以言志例，志之體例始尊，自學術趨新，方志亦應有發皇振作之功，志之內蘊始廣，斟酌於二者之間，則維本之作，庶幾足以當之，今河北爲縣凡百二十九，甚願皆繼新河而有新志，以爲新通志，新一統志，張本，兼爲他日國史採撰之資，則維本今日發凡起例，與手披筆削用力之多，不爲徒勞也。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甯鄧之誠序。



新河縣志六冊傳君振倫撰傳君素服膺章氏實齋劉氏知幾之學故於乙部能有心得承脩本縣邑乘能見其要刪蕪扼要言簡而賅計爲書共二十六卷今付剞劂以卷帙過繁余未克覩全豹僅以一冊見示觀其言核事舉洵爲方志草之善本能以所學見之著述者矣今書已印成會余病臥二月餘未能出外惟以已負諾責不能已於言未足酬君意於萬一用是爲愧耳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七日杭縣葉瀚謹跋



## 徐序

新河縣志代有修纂自前清光緒元年修纂後迄今五十餘年矣志中如天文地輿職官典禮戶口賦稅河防村社天災人變風俗物產選舉人材名宦鄉賢忠孝節烈奇行異舉之類其中因革損益之原因應潮流而變遷隨時勢爲轉移者不可枚舉舉況又國體變更制度刷新不有志以記之將何以考文獻而供輶軒之採耶丁卯夏同人等請於縣長余君乃令龐君炳輝督其事傅君振倫以英年碩學編纂之力爲尤多予以老朽殘軀亦從事於諸君子之後乃考諸掌故徵之採訪詳志其職官之沿革天文之遙應地輿之廣袤典禮之廢興戶口之多寡賦稅之繁簡河防之短長村社之盛衰天災人變之流行風俗物產之純澆以及選舉人材名宦鄉賢忠孝節烈奇行異舉凡有事實而堪記載者罔不詳爲採納筆之於書惟見聞不廣疎陋正多猶望當代名流後起英俊貺我不逮爲之增益而糾正之是則余之厚望也夫十六年夏邑人徐錫桐序





## 自序

郡縣方志之作豈始于上古之世乎周官一書司會之職于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司書之職復掌邦國之版以知田野都鄙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以逆羣吏之政令方志立書志之始也又形方氏之職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之職各掌山林川澤之名原師之職辨其邱陵墳衍原濕之名方志列輿圖之始也又黨正之職屬民讀法以書其德行道藝閭胥之職值大比之年于民之敬敏任恤者則書之以待選舉方志誌人物之始也而後世方志體例具焉又考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時辨五地之物生山師川師既掌山林川澤之名復辨物之利害而頒之邦國則古代方志兼列物產矣又誦訓之職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憲以昭辟忌以知地俗則古代方志兼載民俗矣又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則古代方志兼及氏族矣且也訓方氏道四方之政外史掌四方之志太師之陳風詩韜軒之采方言小行人之獻五書是則舉凡經政文物禮俗雖在僻陬固未嘗不詳爲採摭也古代方志之體亦云備矣沿至漢世郡國地志猶與計書俱上太史泊乎太康元嘉之世並飭圖牒九域十道皆盛記錄厥後輿記圖經之作代數十家唐郡縣之志詳記古輿宋寰宇之記兼載藝文元豐九域志敘述簡明一統志備考沿革周瞻詳核典乎冊府備乎省方

者矣惟縣志之作則始宋代且率在南都至于北地之有志則肇自明世而新河之有志則始于明之永樂踵而修者前後凡五次志之不修于今蓋五十餘歲矣夫滄桑多變時易境遷封域雖舊景象已非人事日積文獻滋多苟不及時採撰一邑文獻將益曠渺而不可復稽矣昔朱晦翁歷任江浙閩海所在以修志爲急卽以此也況新河一邑西臨滄陽連遭水患地當燕趙之交爲邢洛咽喉文獻之徵銷於烽燹燼餘之書十不一存年來耆宿老成日以雕零縣志苟不及時編輯恐徵信就湮十六年夏闔邑賢老因倡議修志招倫編纂嘗自媿學薄淺殖弗堪任鉅顧一邑盛事文徵攸關亦曷敢以弁鄙而固辭乃由龐先生董理事務徐先生搜集往聞愚則從事編纂數月之間成稿五百餘葉愚更詳稽博考劃一釐定年餘而稿定嘗考康熙舊志明確詳審體法嚴整及光緒間重修縣志妄爲刪削訛闕多端所增諸篇亦多衍蔓浮汎不關體要識者嗤之本編之作則補舊志之闕而釐其謬誤芟其衍蔓更以近代事迹臚列以記之義例力求嚴謹去取務臻精要採訪雖未能周博而抉擇則必極其審慎矢公矢謹不遺不濫次編唯求分明銓叙則力求明確惟愚自承修縣志輒廣甄博訪每欲抒渫所見用彌前憾然亦有難言者矣考本志之作法例更張體裁節目頗乖舊志槩護旣駿義例且繁毫闕而墨守之非匠心不爲功則發凡啟例之難也採摭廣博不能無所牴牾參差同異勢所難免所

謂闡理則易爲言責事則難爲力也欲徵引必注原書異同力求一是一詞一章必符凡例憂乎難矣則苛守義例之難也公牘訪冊堆積案頭探討故實多費心術碎聞膚記尤難刊落則採摭之難也物易星移文逸獻謝舊志多亡檔案散佚十口相傳將焉徵信魯魚多舛餅餌何諮精心殫智事難克訖年代曠隔搜集非易則搜羅往聞之難也稗官小說蕪而不雅且因緣情託多出諸附會家傳私錄詞多溢美野老傳說尤多難攷則辨析求真之難也夫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名異而實同第國史法尙嚴明錄其大不著其小而邑乘則搜羅貴廣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罔不書焉夫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新河具數千年之歷史受名賢碩師之感化人物亦林林矣而採訪簡陋闕載良多略遠詳近安可得乎則不能遍舉而盡誌之之難也有此六難志之不能詳盡得體也必矣況舉此重任委于淺陋若倫一人之手乎昔平子二京太冲三賦成之十稔匪尙侈言一賦尙且如此方志之作更可知矣昔江文通曾謂作史之難莫出于志龍門扶風諸史皆詳于紀傳而書志略焉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故事然所撰二史俱闕書志非才學有所不足重其事也邑乘事小亦待鴻彥修撰之事亦宜審慎今必于一年之間成此鉅作時日迫促黽勉何裨顧茲疎淺寧免挂漏言念及此益深愧歎所謂信今而傳後禮樹楷模既不敢必而備斯邦文獻之徵供他日輶軒之採亦未